

蔷和薇是两姨表姊妹。蔷比薇大两个月。她们小时候在一个宿舍大院里长大,那大院一角有个简单的儿童乐园,她们俩最爱玩跷跷板,不是风平浪静地玩,而是谁都不服谁的气,使劲地蹬地,使跷跷板对面的那方感受到强烈的挑战意味。1980年的时候她们都到了18岁的芳龄。薇考上了大学,蔷没有考上,薇去大学报到前,蔷和她最后一次在大院里玩跷跷板,有人嘲笑她们:“多大了!还跟小姑娘一样!”她俩满不在乎,猛蹬猛起,笑成一团。从跷跷板上下来,蔷望着薇说:“我明年不再考。我就不信只有大学才能孵出金凤凰!”

后来两家都搬走离得远了。但一直保持联系。头两年是利用各自楼下存车棚里的公用电话,管电话的拿个大喇叭筒在楼下喊,星期天薇从学校回到家,多半就有传呼电话叫唤她,她赶紧下楼去接,那一定是蔷打来的。后来她们都置办了BP机,这玩意儿早被淘汰了,那时候却很时髦,通知来电话不用扯嗓子嚷了,BP机会给你信息,你可以从机子上显示的号码得知谁在找你,然后到电话机前给其回电。再后来蔷先给家里装上了电话,薇他们家晚装了半年,于是两姊妹在休息日就煲上电话粥了。蔷居然从单位辞职,跟她男朋友一起倒腾服装,薇就在电话里表示担心,怕她惹出麻烦。蔷嫌薇越读越呆,告诉她填鸭用不着为候鸟愁食,只是要求薇“从实招来”——她和那个“白马王子”是否都能顺利拿到美国大学奖学金?如果“王子”拿到而“格格”拿不到,“王子”是否真能在站住脚后办“格格”去陪读?再后来,

薇刚从美国领事馆办妥签证回到家,就接到蔷的电话,蔷为她高兴,同时告诉她:“你也该为我高兴,我置上大哥大啦!”至今薇还记得蔷到机场送别她时,手里拿着那么茁壮的一个黑家伙,代她拨号,怂恿她跟所有想得起来电话号码的亲友、同学、老师一道告别,薇就知道,蔷是在跟她玩跷跷板:你以为你出国万人羡慕?看看周围人们的眼神吧,不是都在羡慕我准备的这个大哥大吗?那时候全中国能置备手机的人士极其有限,那第一代手机傻大黑厚,所以被恭维为大哥大。

薇和她的先生在美国经过多年奋斗,餐馆刷盘子刷得换过一层皮的手,终于能跷起兰花指刷信用卡消费了,他们给亲友寄来在那边的照片,蔷就收到很多,独栋“号司”,后院有游泳池啊!天空蓝得像宝石,草坪翠绿得让人陶醉。薇有一天终于给蔷发出了邀请信,蔷去美国领事馆,竟遭拒签!蔷主动给薇打去电话,骂骂咧咧,薇很委屈,但知道不过是又一次在跷跷板两头。

物换星移,蔷拿到商务签证到了美国,薇开车到她们那些商人下榻的旅店去接蔷,往薇家的路上,普说:“美国嘛,早从书里、电视里、电影里、你寄来的那些照片里,领教过了,眼见为实,确实不错。可是让我想不通的是,我们预订的这家酒店,号称四星级,怎么大堂那么没气派?也不提供足疗服务。”普先在高速公路上车,后来转到一般公路,再后来开到分支上,路上车稀,两旁森林寂静,普问:“怎么还不到?难道你们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车上消耗这么久?”薇只是说:“快了,快了。”

蔷在薇家住了两天就腻烦透了。原来这带泳池的漂亮“号司”不但远离城市,连到最近的一处“莫”(综合购物中心)也要开车40分钟,周围分布着样式不尽相同的“号司”,都附带美丽的草坪花树,但邻居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普发现薇家里摆满了中国的工艺品,薇和其先生告诉她,她们休息日的乐趣之一,就是开车带孩子们去城里唐人街,那街上的一家中国工艺品专卖店必去,每次都要买回几件以解乡愁。在薇家,普发现他们居然还在看老式的录像带,不禁好笑:“在中国农民工也看DVD了呀!”

最近薇和先生带着小女儿回来探亲,环路上成片的高楼令他们目眩神迷。进了蔷离闹市不远的居所,薇立即有被跷跷板那头的蔷猛蹬一脚往上急颠的感觉,比想象的宽敞不说,那装修,那家具,那陈设,那超薄的大液晶电视,色色都仿佛在宣告这里不是在发展中而是已经发达。普用“爱凤”手机催先生快点回家,又让薇的小女儿用她的“爱莲”看动漫。

两姊妹的先生在一起聊得起劲。恨腐败,反霸权,叹环境破坏,盼经济复苏,不乏共鸣,但薇的先生在美国已被公司裁员,这次回来是想到国内寻找机会,他坦承自己目前不崇拜乔布斯而心仪乔姆斯基,有去参加“占领华尔街”的冲动。蔷的先生是个京剧迷,引用程派名剧《春闺梦》里一句唱词表达自己的内心:“市井微哗虑变生。”结果二人也等于上了跷跷板,争论以致抬杠。

蔷和薇却跑到住宅区的健身园地,不顾徐娘半老,真的又压上了跷跷板。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自己的浮沉悲欢,倏地涌上心头,反倒失语。她们像童年时那样在跷跷板上起落,她们没有什么理论,只持守一种普通价值:不管世道如何变化,唯愿自己和家人无病无灾、多欢少忧。

街,那街上的一家中国工艺品专卖店必去,每次都要买回几件以解乡愁。在薇家,普发现他们居然还在看老式的录像带,不禁好笑:“在中国农民工也看DVD了呀!”

最近薇和先生带着小女儿回来探亲,环路上成片的高楼令他们目眩神迷。进了蔷离闹市不远的居所,薇立即有被跷跷板那头的蔷猛蹬一脚往上急颠的感觉,比想象的宽敞不说,那装修,那家具,那陈设,那超薄的大液晶电视,色色都仿佛在宣告这里不是在发展中而是已经发达。普用“爱凤”手机催先生快点回家,又让薇的小女儿用她的“爱莲”看动漫。

两姊妹的先生在一起聊得起劲。恨腐败,反霸权,叹环境破坏,盼经济复苏,不乏共鸣,但薇的先生在美国已被公司裁员,这次回来是想到国内寻找机会,他坦承自己目前不崇拜乔布斯而心仪乔姆斯基,有去参加“占领华尔街”的冲动。蔷的先生是个京剧迷,引用程派名剧《春闺梦》里一句唱词表达自己的内心:“市井微哗虑变生。”结果二人也等于上了跷跷板,争论以致抬杠。

蔷和薇却跑到住宅区的健身园地,不顾徐娘半老,真的又压上了跷跷板。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自己的浮沉悲欢,倏地涌上心头,反倒失语。她们像童年时那样在跷跷板上起落,她们没有什么理论,只持守一种普通价值:不管世道如何变化,唯愿自己和家人无病无灾、多欢少忧。



祥音 (中国画) 丁筱芳

漫漫中国画史,从文脉的传承、演变和地域分布所呈现的不同艺术形态而言,可谓“云横九派”。四百年前,华亭董其昌以崇南贬北、提倡文人“士气”的高远立论,始创“南北宗”说,不失为画史上的一次理论飞跃。其后出现的前海派、后海派,甚至于当代所谓“五大画派”,都无法跳脱这一基本划分。当然,从艺术本体论,我们尚不能以此作为评判标准设定品评体系。

海派艺术,在中国画主要流派中无疑占有突出地位。就创作群体论,尤以花鸟画成就最高,山水次之,而杰出的人物画家却并不多见。近现代集大成者,无非任伯年、程十发等。姑且不论这是何种原因形成,聊感欣慰的是,进入当代以后,海派人物画坛却形成了颇具实力的创作

集群,其比重、成就相对于花鸟、山水画创作而言可谓不相伯仲甚而过之。优秀的画家为数不少,丁筱芳既属其中的后起之秀,又属创作实力较为突出的一位中年画家。尤其是近年来,他的诸多佳作,引起了画、藏两界较为广泛的关注。

我总以为,画家的某些特质,若非与生俱来,凭借后天之功亦不可得。观筱芳的画,常有感于他是“很会画画”的人。比如,关于作画的笔性问题,许多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入得堂奥,而筱芳笔性之好、表现力之强,实为人物画家中所鲜见。无论尺幅小品,还是丈二大画,即便极塞实处,亦无繁缚之感,却愈见虚灵,正所谓“虚则意灵,灵则无滞”(清·恽寿平)。通读他的画,有清气而无浊气;有灵气而无匠气;有文气而无俗气,悠悠聚合就形成了一种“逸气”,淡宕佳境,浑脱浏漓,本乎游心。

通常人物画创作,题材上总以古人居多,而观照当下、直面现实之类的佳作,似乎并不常见。筱芳是既能画古人,也能画今人,题材之广泛,可谓无所不涉。我们从他的众多作品中,既感知到了“名媛仕女”“文人高士”所透射的人文情怀;亦领略到了“军歌嘹亮”“二泉映月”“西藏风情”所折射出的时代映像。他极富创意地以块面结构、平面装饰、时空交错、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建立个性风格,尤其是他的一系列主题创作兼具形式感、时代感和雕塑感,突破了纯以线条、填色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图式。在他的“古意幽怀”系列作品中,

等着人家给认领走了,我才放心了。有人说我傻,但我自己

我这一辈子没有踏出过崇明岛,这辈子也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称得上喜欢的东西就是当地的米酒。每天我都要喝点当

八佾篇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路篇载: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宪问篇载: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此三章有共同之处,故放在一起加以说明。第一章,拙文几次提到,是说国君使用大臣要遵守礼制、礼法,要讲究礼节、礼貌,不能唯我独尊,意气用事;而大臣侍奉国君必须忠诚。

后两章之“上”,是与“民”相对的上位者。愚以为,不仅指国君,还应包括各级官吏。“好礼”,喜好以礼待人,按礼办事,一切都遵从礼的要求。“莫敢不敬”,不能不敬,不得不敬,是对“上好礼”的由衷感激与回报。“易使”,容易使唤;领导者好礼,民众回报以尊敬与服从,则领导者的意图、指令便会比较顺利地贯彻落实。

礼,表现为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规矩,以及对他人的尊敬。而规矩的制定、推行、实施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上行下效,一贯如此。民间的礼俗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倘若得到“君”“上”的支持,便会更加兴旺。君臣、官民都是对立统一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君,在官。君主领导国家,官吏操办政事,都处于主导地位,都起着主导作用。“为国以礼”(先进篇)、“礼让为国”(里仁篇)、“齐之以礼”(为政篇),都必须从君主做起,从官吏做起。

春秋中后期,礼坏乐崩,君使臣不以礼,上不好礼。结果,臣事君不忠,乃至架空国君,形成卿大夫执掌国政的态势;民对上不敬,形成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孔子就点名批评过一位无礼的君主,即“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那位楚灵王。

楚康王晚期,其弟公子围代为令尹,主兵事,在外常僭用国君旌旗,与他国会盟时又公然排列国君仪仗,令他国使者无比惊讶。康王病重,公子围借探视之机绞死康王,并杀害康王两个儿子,自己当上了楚灵王。这位新君既无仁之心,更无礼之行,在楚一意享乐,对外一称称霸。灭陈、蔡两国之后,又攻打徐国,自己驻扎在乾谿(今安徽亳州东南),以作声援。由冬至春,楚灵王筑台建宫,日夜寻欢,肆无忌惮地放言欲称霸天下,受到大臣嘲讽。第二年,蔡国人联络楚灵王的三个弟弟,拉拢陈国,乘楚国都城空虚而攻占之,又立新王。他们派人前往乾谿,散布新王之令:先返楚国者恢复其禄位资财,后归者受割鼻之刑。楚灵王大军在异地几个月,思乡心切,受此鼓动,一时散去大半。楚灵王率余部返国,一路上不断减员,最后身边大臣亦已私奔。五月下旬,楚灵王孤家寡人,见大势已去,只得上吊。

后来,孔子评论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左传·昭公十二年》)

极少用重墨、重彩强化视觉效果,而是偏重于淡雅的笔墨意蕴和诗意营构,正可谓启人之高致,发人之幽情;且很好地解决了人物和背景的错综关系及满构图的难度,但并没有冲淡人物主体形象,反而使作为背景衬托的诸般意象十分协调地融入于整体造设之中。最近他参与“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工程”的创作,其巨幅作品《都市风景线》是一幅反映上海自1949年至新世纪以来城市发展、历史演变的全景式组画,把人文风俗、都市语境和当代元素加以糅合,在艺术手法上作了多种尝试,充分展现了他驾



驭重大题材、鸿篇巨制和笔墨语言的能力。

对于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来说,传统文脉的继承是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筱芳深耕并临习传统,却不泥古法,心随笔运,神随意转。诚如范宽所言:“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这是一位创新型画家所必须具备的悟性和特性。故而观筱芳之画,可澄怀怡性,可幽潜悠游;可追溯传统之渊源,可感悟当代之精神。

在海派中青年画家中,筱芳以勤勉敏思、坚韧执着、富有探索精神著称。他20来岁便在画坛崭露头角,作品频频入选全国及上海各项大展并获奖。他一路走来,虽沟沟坎坎,却一以贯之,终至衢衢大道。相信他作为海派人物画坛的重要画家,会以他愈加丰硕的创作成果,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惊喜!

『上好礼』

白子超



论语新读

此情可待成追忆

蔡西民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与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的诗通常被看作是最唯美的唐诗。就像:庄生晓梦,望帝春心,沧海月明,蓝田日暖,一切都在遥远之处,有无之间,似梦非梦,可望而不可及。感觉上唯美得很。而在音乐中,唯美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总是让人心生爱怜。只是,莫扎特从来都不会像李诗那样让人费尽思量,无端猜疑。相对李商隐的晦涩难解,同样唯美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它们没有隐晦忧郁,而只有明朗,欢乐,祥和,温情。不过在那些快乐的朴素旋律中,莫扎特所寄托的情感一点也不比李商隐来难猜,谁也无法说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旋律到底蕴藏了多么大的感情能量,这不正是李诗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吗?

就像李商隐的诗从来都不会肤浅一样,莫扎特的音乐也从来都不会苍白。他们浓浓的情感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都让人如痴如醉地心甘沉沦在他们的意重情迷之中。美哉,李商隐。美哉,莫扎特。

的芦稷——崇明特产,又名“甜芦粟”。一些汗流浃背的乡会随手拔起一根放在嘴里嚼着,解暑气。但是我坚决不吃,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农闲

时,我会和乡里人一起到海滩边上钓鱼虾。有一天,我在海滩边捡到一桶400多斤的菜油,在当时这可以换一大家子几年的口粮,可是我想丢油的人肯定很着急,就站在桶边等,

茅小仁

我叫茅小仁,崇明县陈家镇德云村人,村里人都叫我“老和尚”。每天傍晚我都喜欢撑着两根挖煤铲子做成的拐杖,站在自家门前的乡间小路上,向往来乡亲问好。别看我100岁了,我的脑子可好使着呢,我能叫得出村里所有人的名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可不是村里的“优秀劳动力”,不仅干农活,样样都会种,还经常被村民拉去“开河背泥”。所谓“开河背泥”,就是把河道内的淤泥挖清,疏通灌溉通

冬日遣兴

姚国仪

柳未全黄草未枯,江南似不见萧疏。一方水土悠闲曲,四季风云安乐居。诗具真情冰可化,心生暖意雪能除。莫愁度日分寒暑,总有明光照我庐。

年轻的时候,我和乡亲们一起走在通往开河挖泥的乡间小路上,沿路种满了比人还高

十日谈

瀛洲寿星话养生

虽然老了,但也要多走动,请看日本栏。

唐闻佳 整理